

Z

WGZY
WXMZ
CS

WAIGUOZHENGYI
WENXUEMING
ZHUCONGSHU

外国争议文
学名著丛书

主 / 吴元迈
韩耀成
编 / 少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全译本)

罗克珊娜

—— 幸运的情妇

〔英〕笛福 著
定九 天一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罗克珊娜

——
幸运的情妇

「英」

笛福著

定九 天一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罗 克 珊 娜

——幸运的情妇

作 者 · [英] 笛福 著 定九 天一 译

出 版 ·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发 行 ·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印 刷 · 天津市河西区桃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5 印张 11.125 字数 227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06-2590-X/I · 2309 定价：18.00 元



笛 福

有争议的和没有争议的

——《外国争议文学名著丛书》总序

吴元迈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在今天被我们称为世界性的经典作品和世界性的大文豪，诸如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等，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所认识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曾经是有争议的。实际上，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其中包括社会和美学的原因在内，可以说，在过去和现在，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绝对地无可争议的。从人们的接受角度看，情况也是如此。西方有一句名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莱特。我国也有类似的说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诗无达诂等。

然而，那些蕴含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具有丰富而多样内在潜能的优秀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时代的“调弦”，迟早会被人们所认识所认同，并显示出它们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全人类的。同时，也会表明，它们是“说不尽”的，总是处在社会



发展和历史运动的永恒之中,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从这一点而言,它们在本质上和总体上又是无可争议的。

与此相反,文学史上的那些平庸之作,更不用说那些无益有害之作,尽管它们可能名噪一时,具有某种社会的轰动效应,但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和选择,而成为过眼烟云,被世界和人类所遗忘。其中有些作品,在新的时代面前,它们会显得“老化”,而被人们所淡忘。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作品在过去默默无闻,很不起眼,但在经受了历史的风雨之后,会焕发出它们的青春和活力,展示出某些新的方面,而受到社会和人们的新注意和重视。总之,文学作品的有争议性和无可争议性,并不是永久对立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不变的、静止的过程,而是一个相对的、变化的、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以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或历史功能问题,是一个有趣的、有意义的和大有前途的探讨课题。

至于那些被看作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其争议的程度、范围、焦点和时间的长短,是各个不同的,本丛书收入的8部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学过程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有可能从有争议走向没有争议,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层次上,不再有争议,而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些层次上,由于各种原因: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审美的……还可能继续争论下去。这是十分自然的和正常的。然而,审视和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好坏,应该从其总倾向出发,而不能过多地计较它的细节和个别问题,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完书。这样说,并不排斥对作品的缺点、不足和失误的批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争议名著”丛书中,近两千年前的《爱经》(又译《爱的艺术》),是最早的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爱经》的作者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黄金时代”)的著名诗人,也是古罗马文学从古典主义走向“新风格”时代的第一位大诗人。他的早期作品多以恋情为题材。他的第一部诗集《恋歌》于公元前15年问世。从公元2年至8年,他相继发表了《列女志》、《爱经》、《论容饰》、《情伤良方》、《节令记》和《变形记》等诗作。而这个时期创作中享有广泛声誉的悲剧《美狄亚》,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公元8年底,奥维德因触犯奥古斯都大帝被流放黑海之滨的托弥地区(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公元8年以后,奥维德在流放地写了《哀歌》和《黑海书简》。它们反映了作者对流放的不平,对往事的回忆,对罗马的怀念,以及对奥古斯都宽恕自己的期待。这些作品和书简与以往的爱情诗歌大异其趣。公元18年,诗人逝世于流放地。

在奥维德的创作生涯中,《变形记》无疑是其代表作,也是整个拉丁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书15卷,包括近250个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按时间顺序,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奥古斯都时代。它叙述人如何变成动物、植物、星体和顽石。对于奥维德,这些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成了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爱情及其烦恼则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都十分重视这部作品,一些世界文豪诸如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都十分喜爱它,并从中为自己的创作汲



取素材。

如果说,《变形记》是公认的奥维德的主要代表作和最重要的创作成就,那么,他的《爱经》则成了一部有争议的作品,一部改变了诗人生活命运和创作生涯的书。众所周知,在奥维德之前,古希腊小说已描写过“爱的艺术”。而作者在书中如此出色地反映古罗马日常生活和风俗,如此出色地嘲弄文学法则,在欧洲文学史上则是第一个。公元8年,《爱经》按奥古斯都大帝的指令,不仅被付之一炬,成了一部禁书,而且铸成了诗人的悲剧结局——被长年流放并客死他乡——的主因之一。

为什么诗人会遭此悲惨的厄运?历来人们推测很多,奥维德本人也没有明说。用他自己在后来写成的《哀歌》中的话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诗歌”,一个是“错误”。所谓“诗歌”,显然是指他的《爱经》。奥维德在《哀歌》中写道:“诗歌使我和我的生活终因《爱经》而受到凯撒的惩罚”。他并不否认这部作品写得“不严肃”,而且早在《哀歌》之前写的《情伤良方》一书中,就作了反思。为此,他建议情侣用出游、狩猎、耕作等去驱散爱的烦恼。很多研究者认为,《情伤良方》是为了回应《爱经》问世之后诗人所遭到的批评与指责而作。在《哀歌》中,诗人还用了很多笔墨为自己遭此不公正的惩罚进行辩护,例如,他说: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更甚于诗中的不道德;当时出版此书是被允许了的;年轻时的过失却要到老年遭惩罚;等等,等等。显然,这些辩护都不无道理。其实,奥维德并不是奥古斯都大帝政治上的反对派,甚至在书中还有关于他的溢美之词,之所以会触犯他,也许是书中那些有关情爱的过于暴露的描写和神话故事的非政治化倾向,不符合官方宣传的要求,甚至同他的强化统治、整顿社会风化的



举措相悖。所谓“错误”，奥维德对此也没有明说。他仅称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害了他。一般认为，这与奥古斯都宫廷中层出不穷的丑闻有关，特别是与下面一则丑闻有关：他的外孙女茹丽娅生活放荡，有许许多多荒淫行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把茹丽娅和她的情人流放到一个荒岛去。至于奥维德所言的一个偶然机会害了他，是否与丑闻有牵连，还是他在丑闻中看到了什么，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就在奥古斯都流放茹丽娅及其情人的那一年，奥维德也永远被流放了。即便后来诗人怎么表示悔悟，怎么请求宽恕，也丝毫不起作用。看来，奥维德的作品被禁，本人的被流放，是奥古斯都为了转移公众对宫廷丑闻的注意所使出的一种手段。而奥维德所说的两个原因：“诗歌”和“错误”，又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像奥维德一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被沙皇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米斯。普希金在《茨冈人》等许多诗篇里，对奥维德的才华和遭遇表达了深深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例如 1821 年在《致奥维德》一首中写道：

我如今造访此地，
怀一颗忧郁的心，
你曾在这里度过愁苦的一生。
在这里，
你激起了我缥缈的想象，
奥维德，
我在重复着你的歌唱。



和你一样，
受敌对命运的捉弄，
你我名声不等，
可是却遭遇相同。

《爱经》问世以后，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最不道德的书”；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天才作品”。但不管怎样，它都是一部著名的有争议的作品。自1932年上海水沫书店首次推出诗人和翻译家戴望舒从法文翻译的《爱经》（删节本）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读者并不知晓这部作品。最近几年里，相继有好几个出版社重版了这部作品。最近，本书的译者重新从法文翻译了《爱经》，并增补了《恋情集》和《情伤良方》。这可以使读者看到该书的全貌。仅此而言，这个全译本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据我所知，本书译者曾出任过联合国的法语翻译，又多年在大学从事法语教学，而且著译颇丰。我相信，他能承担这个全译本的重任。

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不同，笛福（1660—1731）以一部描写人与自然斗争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笛福是英国启蒙主义时代小说的创立者，也是欧洲新时代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创作继承西班牙和英国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所革新和发展。其小说主人公几乎全来自社会下层：或海盗，或流浪汉，或小偷，或妓女。本丛书收入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罗克珊娜》（1724），也不例外。他的小说大都以作品的主



人公命名,如《鲁滨逊漂流记》、《辛格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雷斯》(1722)、《杰克上校》(1722)等。《罗克珊娜》也是如此。一般认为,笛福的小说是惊险小说。然而,《罗克珊娜》和笛福以前的小说相比,它的心理成分则明显地多于惊险成分;主人公的性格显得更为复杂和更为独特,她的生活与命运也显得更为凄惨,这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罗克珊娜是一个法国新教徒的女儿。她精明能干,早年流落到英国,15岁时同一个伦敦酒商结婚。丈夫挥霍无度,濒临破产,他见势不妙,最后一走了之。而罗克珊娜在丈夫离家出走后,由于生活所迫,在艾米的帮助下,用尽心计,把5个子女送往自己亲戚家,然后伪造身世,凭借天资丽质,使用各种手腕,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骗得一个个富豪的信任,并心甘情愿地充当他们的情妇,这如小说的副标题所称:“幸运的情妇”。她在聚集大量财产之后,与一荷兰商人结婚。这位荷兰丈夫死后,她负债累累。正当她打点行装,准备去荷兰定居,安度余年之时,万万没有想到她前夫的女儿前来登门认母。这突如其来的相见,不仅彻底地暴露了她的真相,也使他陷入了认不认女儿的两难境地。小说以主人公罗克珊娜的发迹和堕落的历史,大胆而尖锐地展示了那个时代英国上流社会追名逐利、荒淫无耻的生活画面。可以认为,这部18世纪启蒙主义小说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之先声。正因为如此,《罗克珊娜》受到英国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抨击,被视为有伤风化之作,并且列为禁书。1930年之前,该书不准进入美国。相反,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它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伟大小说”。

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中,另一部著名的有争议的小说,是马



修·刘易斯(1775—1818)的《僧侣》(1796)。

刘易斯是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除《僧侣》以外,还著有《浪漫故事》(1808)、诗集《十二首民谣》(1808)、《圣约翰·莫尔之死的哀歌》(1809)以及悲剧《古堡幽灵》(1797)、《东印度人》(1799)、《鞑靼人帖木耳》(1811)等。刘易斯也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欧与美国“哥特式”小说的代表者之一。所谓“哥特式”小说,又称“恐怖小说”和“黑色小说”。这派小说充满了恐怖的描写,是前浪漫主义的一种富有代表性的现象,具有反封建和反宗教的倾向。刘易斯的创作曾受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

《僧侣》是刘易斯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安布罗西奥是马德里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德高望重,每次布道,都盛况空前。他从小生活在修道院中,长期接受禁欲主义教育,对那些世俗的不信教的人痛恨之极。于是魔鬼派遣他的代表玛蒂尔达,装扮成一个年轻漂亮的见习修道士,前来修道院看望安布罗西奥。玛蒂尔达利用他布道之机,引诱他,向他表白爱情。他最终堕入情网,倒入玛蒂尔达怀里。后来他抛弃了玛蒂尔达,爱上了前来为身患重病的母亲艾尔维拉祈祷的安东尼娅小姐。这是一个纯洁文雅的姑娘。安布罗西奥为了占有安东尼娅,竟狠心杀害她母亲,又用药酒使安东尼娅昏昏入睡后,将她转移至圣克莱尔修道院的地下墓室,然后在晚上将她奸污,并将她刺死。正好在这个时候,安布罗西奥的暴行被一个贵族青年雷蒙德发现,于是他被捕入狱。当狱中看守人准备释放他时,他却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把他带到一个山顶,并告诉他:他是如何被魔鬼派去的代表所勾引的。而被他杀害的两个女子,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妹妹。最后他被魔鬼抛入山谷。小说的另一个



情节是，贵族青年雷蒙德同男爵夫人的侄女艾格尼丝相识之后，很快堕入情网。这时男爵夫人也爱上了雷蒙德。艾格尼丝被进了修道院当修女。当艾格尼丝准备与雷蒙德私奔时，结果被人发现，打入地牢。她在地牢中生下的孩子，不久便死去。在她绝望之际，她哥哥罗伦佐找到了她，只见她仍紧紧抱着自己孩子的尸体。

由此看到，刘易斯的这部哥特式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哥特式小说不一样，它具有明显的模仿性质。它首先追求的是那种耸人听闻的异常恐怖，它热衷于从乱伦到弑母的一系列罪行的描写，它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暴虐的、反常的色欲。刘易斯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惶恐和混乱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被命中注定的和无法制止的情欲所驱使。而一种异乎强烈的魔力，则成了僧侣安布罗西奥遭此灾难的主要推动力。

《僧侣》发表后，最初曾受到英国评论界好评，认为是一部奇特、有趣的书，特别是书中的民谣受到赞许。几个月之后，英国著名批评家柯尔律治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和不真实的，是淫荡的和有害的；后来又有人提出，书中对《圣经》的那些污蔑言词，是违法的，应予以起诉。这是一派看法。另一派看法，则认为该书总的倾向是道德的，是一部好书。这两派的争论使该书日益畅销，并引来了许多盗印本、改写本的问世，这使作者一举成名，声望大增。然而，三年之后，即1798年，作者在第四次再版时，毅然将书中那些被人指责为不道德和有害的文字删去，这才避免了一场在英国高等法院上的公堂对簿。

本丛书收入的英国长篇小说《孤寂深渊》(1928)，是一部由女同性恋者写女同性恋者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这部小说的出



版,不论从那个方面说,都是石破天惊的。60年以来,它引起的热烈争论的程度,不难想象。

作者拉德利科夫·霍尔(1883—1943)是英国女诗人、女作家,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以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著有《尘世与星空之间》(1906)、《诗札》(1908)、《今昔之诗》(1910)、《三郡之歌及其他》(1913)和《遗忘之岛》(1915)等。她创作的小说有《未燃之灯》(1924)、《锻炼》(1924)、《周六生活》(1925)、《亚当的面包》(1926,获“妇女幸福生活奖”和“布莱克纪念奖”)、《房屋的主人》(1932)、《第六福祉》(1936)等。毫无疑义,《孤寂深渊》是她的代表作,也是英国文学中开写女同性恋者的先河之作。

《孤寂深渊》的主人公斯蒂芬·戈登,是英国一位庄园主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她聪明好学,熟悉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和西欧文学,喜爱狩猎、击剑等活动。她在少女时期已显出异常的外貌和异常的心理,以及同女友发生恋情,直到与女友相爱和同居。相反,她对男性的求婚十分反感。父亲很疼爱女儿。父亲去世后,她不愿受母亲的管束,孤身一人离家去伦敦,后移居巴黎,与孤女玛丽相爱和同居。在巴黎,她经常出没一些男女同性恋者的活动场合,如餐馆、酒吧等。同时她努力写书,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她既写女同性恋者的生活,也写非同性恋者的生活,以及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她不忍看到玛丽长期和自己过着这种生活,最后让玛丽和一个男人完婚,而自己仍处在无边的孤寂之中。

《孤寂深渊》问世不久,一些英国评论家曾赞许它的艺术特色。但它很快就受到道格拉斯在报刊上的指责,认为它是最骇人听闻、最使人憎恶的一本书。凯普出版社面对如此激烈的反



响,主动撤回这部作品,以免引起诉讼。霍尔本人和社会上一些人对此很为不满。有的英国评论文章认为,这部小说真实、坦诚、勇敢无畏、意向崇高,是一部佳作。1928年法国佩格苏斯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后被英国海关查获,并对英法这两家出版社起诉。根据1857年的英国“淫秽出版物法”,该书被法庭下令销毁,认为它是一部“淫书”。此时,《曼彻斯特卫报》刊出著名作家萧伯纳、伍尔夫夫妇、艾略特、麦考利、巴肯、班奈特以及美国的海明威、帕索斯、德莱塞等四十余人的抗议信,但法庭仍坚持原判。直到1949年英国才重新出版该小说。1929年这部书在美国同样被禁,认为它违背常理,宣扬堕落,败坏公德。直到1975年,该书在美国才重版。时过境迁,现在这部小说已有法、德、意、西等语种的译本。

三

如果说,我们以上提到的《爱经》、《罗克珊娜》、《僧侣》和《孤寂深渊》这四部作品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它们对男女情欲的过分描写;那么,下面将要提到的20世纪俄苏文学的四部作品:鲍·皮利尼亚克的《不落的明月》、米·布尔加科夫的《狗心》、约·格拉西莫夫的《夜半敲门声》和叶·叶甫图申科的《浆果处处》,则另有一番原因,它们主要是由于政治思想倾向方面的问题而引起争议。可以说,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作品。

《不落的明月》(1926)是苏联作家鲍·皮利尼亚克(1894—1938)的作品。1920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曾去过德、英、美、日等国,1926年到过中国,著有《在中国的日记》。鲁迅先生曾译介过他的小说。十月革命后,皮利尼亚克开始写作,1921



年发表长篇小说《荒年》和中篇小说《伊万和玛丽亚》。《荒年》是苏联作家中最早描写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作品之一。从它问世之日起就在文坛引起争论。之后，又创作了《暴风雪》(1922)、《红木》(1929)、《伏尔加河注入里海》(1930)和《石头与树根》(1936)等小说。中篇小说《红木》被《红色处女地》杂志退稿后，于1929年在柏林出版，这引起苏联报刊的激烈批评，并撤销他全俄作协莫斯科分会主席职务。高尔基曾撰文为他辩护。1937年10月28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捕，次年4月21日被镇压。死后多年才恢复名誉。

《不落的明月》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26年第5期。主人公加弗里洛夫将军身患重病，被一个称作“永不折腰的人”下令施行手术。但主人公感到自己并不需要开刀。可是这位职务很高的领导人却下令进行手术。医生们屈服于压力，只得违心地签名同意开刀。结果这位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因麻醉中毒而死。作者 in 小说的“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联系起来，并在小说的题词中写道，此书是“献给好友沃隆斯基”的。但一般认为，这部只有几万字的小说是以苏联红军元帅伏龙芝之死为素材的。小说刊登后，受到报刊严厉批评。沃隆斯基也为此致信《新世界》编辑部，认为此小说是对“我们党的恶毒诽谤”。《新世界》第6期在刊登这封信时，在编者按中认为，发表这样的作品是“大错特错”。1926年11月25日作者被迫检讨，表示同意编辑部的意见，并声言：“没有料到它会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但是，他又说“我丝毫没有想过我写的小说会是恶毒的诽谤”。接着，刊登小说的那期杂志被没收，小说禁止出版。围绕小说的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1987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旗》杂志重新刊登这部作品,并在“编者按”中提出,当时小说之所以受批判,“最主要的(但却是未经挑明的)原因是:作者把造成悲剧的根源间接地归咎于那个‘永不折腰的人’了,正是那个人违背集团军司令本人的意愿强行地把他推上了手术台。”“编者按”在引用一些老战士的回忆材料后,又说:“可见作者对1925年悲剧所作的解释显然是有所依据的。这个小小中篇的主旨就在于反对政治阴谋行为,这种政治阴谋后来发展为1937年的大规模镇压,其矛头首先指向了久经考验的老一辈列宁主义战士。本书作者的生命之弦也是1937年被徒然斩断的。”究竟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主题,争论也许不会就此结束。

苏联小说家、剧作家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中篇小说《狗心》,是本丛书收入的第二部苏联作品。它脱稿于1925年3月,但当时未能得到发表,直到1987年才首次刊登在《旗》杂志第6期上,而时间过去已达62年之久。布尔加科夫的主要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命运和《狗心》一样,它写于1940年,而它的问世却在1966年。它们问世之时,作者已早在九泉之下。在苏联文学的历程中,布尔加科夫是一个著名的“有争议”的作家,一个命运多舛的人。1925年他发表的讽刺不学无术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小说《不祥之蛋》,曾遭“拉普”的严厉指责,称它表现了“新资产阶级情绪”,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1927)以及由此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曾得到读者的好评和观众的欢迎,但遭到批评界的大张挞伐,认为作者是“资产阶级分子”,“为白卫军辩护”,作品是在“丑化现实”等。后该剧被禁止演出。1929年2月2日,斯大林在《答比

